

[经典与书写]
翻译子系



[美]瓦莱加-诺伊(D. Vallega-Neu) 著 | 李强 译 |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海德格尔《哲学献文》导论

Heidegger's *Contributions to Philosophy*
An Introduction

Ἐὰν μὴ, ἢν ἔ' ἰσχύῃ οἱ ΦΙΛΟΣΟΦΟΙ βασιλεύσωσιν ἐν ταῖς πόλεσιν ἢ αἱ βασιλεῖς τε νῦν λεγόμενοι καὶ δυνάσται φιλοσοφικῶς γνησίως τε καὶ ἰκανῶς, καὶ τοῦτο εἰς ταῦτά τε συμπέσῃ, ΔΥΝΑΜΙΣ ΤΕ ΠΟΛΙΤΙΚῆ καὶ ΦΙΛΟΣΟΦΙΑ, τῶν δὲ νῦν περιουσιαστικῶν εἰς ἑκάτερον αἱ πολλαὶ εἰσὶν ἀνάγκη ἀποδεικνύσασθαι, εὐκ' ἔστι κακῶν ΠΑΤΡΑΣ, αἱ γὰρ φασκίωσ' ἐταῖς πόλεσιν, ἀρκῶ δ' οὐδὲ ΤΟ ΑΝΘΡΩΠΙΝΟ ΓΕΝΕΙ.

Plato de Rep. 485a

海德格尔《哲学献文》导论

Heidegger's *Contributions to Philosophy*
An Introduction

[美]瓦莱加-诺伊(D.Vallega-Neu) 著 李强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海德格尔《哲学献文》导论/(美)瓦莱加—诺伊著;李强译.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10

ISBN 978-7-5617-7283-6

I. ①海… II. ①瓦…②李… III. ①海德格尔, M. (1889~1976)—哲学思想—研究

IV. ①B516.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95124 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六分社

企划人 倪为国

HEIDEGGER'S CONTRIBUTIONS TO PHILOSOPHY, AN INTRODUCTION

By Daniela Vallega-Neu

Copyright © 2003 by Daniela Vallega-Neu.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translation rights licensed from the English-language publisher,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0 by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上海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09-2008-765 号

经典与书写

海德格尔《哲学献文》导论

(美)瓦莱加—诺伊 著

李 强 译

统 筹	储德天
责任编辑	审校部编辑工作组
特约编辑	于力平 万 骏
美术编辑	吴正亚
责任制作	肖梅兰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电话总机	021-62450163 转各部门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兼传真)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门市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印 刷 者	上海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 1/32
插 页	2
印 张	5.5
字 数	100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617-7283-6/B·512
定 价	22.80 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总 序

经典是影响一个悠久文明走向的文本源头。它不限于时间上的源头,还意味着重现思想与人生开端的溯源能力。这也就是说,它能让我们重回起头处,体验到最初的、边缘上的取向如何发生,并由此而生出某种边际处的敏感。非经典的文本则已经处于某种框架之中,近代以来的反经典潮流则指一种以“靠最先进手段直接解决问题”为标榜的倾向,否认经典有当下及未来的活的真身。

20 世纪的中国是一个没有经典的国度,只有西方科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和技术(高科技)的至高无上与无处不在。形而上学与科学同属于一个观念普遍主义的思路。“现代自然科学、现代数学和现代形而上学都是源出于广义上的数学因素”(《海德格尔选集》,第 875 页)。但我们也知道,数学同样是古希腊形而上学的形成因素。只通过传统西方形而上学的视野来研究中国古代经典,也属于这个高科技崇拜的现象。

科学无经典可言。培养一位物理学家,根本无须去读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甚至牛顿的《原理》,只需要最应时(updated)的教科书、成果报告和实验手段。但要成为一个承载文明命运的士(儒士、道士)、思想家,或完整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则必读经典,非如此就无法以“究实际通变”(司马迁语)的方式来进入生活。

特定的科学很快地、越来越快地过时,特定的经典却不过时。

一个原因是：科学自认为在追求一个可直接确证的真理，因此将语言只当作表达手段，经典却要凭借语言的时间结构、并通过重塑语言来领会和揭示生存的意义。高科技只有现在时，经典却是过去与未来的当下交织。科学的重复只是结果的验证，经典的重复却要生发。所以，不同于科学，经典不但不力求摆脱自己的特殊身份，要求“统一语言”，平整化语言，反倒只有在自己的独特语言、文明和生命结构中才成为经典，具备与其他经典传统打交道的能力和视野。这么看来，相比于现代科技的工具化，经典是语言化的；相比于现在进行时的口语，经典更倾向于那让过去（阴）和将来（阳）交织的构象书写。

经是书，书总在写，写总在生，此乃经书书写的书生意境。书一写不只是被印刷，哪怕是抄写、背写也有自己的生长分蘖。书一写让经典和思想有了手感与身命，自成格局，有生成意义的机制，有源头本身的尊严。这样的书写自能与它种写作区分开，也就有了自家的致思书法和笔调意趣。如此看来，书写不只是写出已有的什么，而是随手去写，在书中写，写中成书。“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易经·系辞上》）。但失言之意乃孤意，失书之言不过是表意之言，往而无返。只有意入言中，言浸于书体，书又得其意境，水墨意气回环往复，“点画之间皆有意”（《王右军自论书》），方成蕴藉结构，阴阳不测而生生不已，“鼓之舞之以尽神”（《易经·系辞上》）。

21世纪的中国，最需要经典的回归。但这回归绝不现成。前一个世纪中，经典及其传统被以一些可怕的罪名——包括“吃人”——流放、戴帽、判死刑，以十字架或其他名义来诅咒，这些都不是文学的虚构。经典的真实回归，不会出现于自欺欺人的“繁荣”、“盛世”，不会出现于压抑精神深层创伤的强迫遗忘和轮番炒作。因为这种无罪感、无悲痛、无悔恨、无招魂的重塑金身，只是尸身的水晶棺化和为己所用而已。

“经典与书写”不反对且有保留地欢迎这种伪作，不仅因为假装的善待胜过直接的恶杀（假如“假”被意识到了），而且因为在某

个层次上，“善者，伪也”（荀子语），真戏有时也可以由假唱开始。但是倾心于经典与书写的人们是另一种态度。对于他们，经典经受的苦难及其原因（包括经典自身的原因），不被遗忘。“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我心伤悲，莫知我哀”（《诗经·采薇》）。当经典在一个世纪的流放和死刑判决后，重新跨进这个已经面目全非的家门时，它的忧伤和来自一个悲惨世界的他者性，让我们在轰雷般的惊呆了木然起身。这种再次遭遇经典、嗒然而丧我的终极体验，让经典露出它的面孔。

活在书写中的经典，只能是复数的。只有一本经典，等于无经典，因为唯一的经典只是宪章或神喻，其中无语言和书写的生命。华夏文化世界自古就没有某一本经典的独霸。四书五经都是经典，三教九流皆有经典。所以经典的书写或书写着的经典，一定有模糊的、开放的边缘，特别珍视那些能帮助当今中国人直面经典、让经典又开始实际书写的哲理，不管它来自哪一个经典传统。

这开放不意味着进入一个共经典（实乃无经典）的全球化时代，而是一种互为他者的、有亲疏远近之别的“经典间”的生存格局，或可称为天下格局。天下以家为根，各种层次上的家是活的血脉传统，而健全的家一定富含家间性（inter-familiality），“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所以天下可以为家，但不可家天下。

让我们这些不孝子孙在沉痛与希望中迎回自家的经典，那也就意味着，让我们的思想生命接回到华夏世界的最高脊岭，在又吸饱了阳光的冰川之泪中开始流动，得其雄奇之势，不回旋千折、跌宕万里不足以抒其愤、尽其性，而神其灵也。

张祥龙

戊子夏海蛇谨识

翻译子系前言

这个多余的前言，毋宁说是后语：“经典与书写”翻译子系扉页题辞的后语，以及所有在“经典与书写”丛书被翻译文本的后语。向着将要被翻译的文本，这些摘自先人典籍的题辞说明了：对于“经典与书写”来说，什么是翻译？为什么翻译？如何翻译？

题辞的选取，是从《诗经》的“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到《论语》的“攻乎异端，斯害也已”。两个“攻”字及其诸多解释，或许蕴含着翻译的秘密。什么是翻译？或许可以一言以蔽之，翻译就是攻：它异之攻和攻乎它异。

为什么攻乎它异？或者说，为什么翻译？为了“大道”。“大”在这里是动词，“大道”就是让道大起来，不要猥缩到一端，执着一端，失去左右逢源的两端之空，越走越窄，终至穷途末路。现代各种“主义”卫道士，恰是害道之士，因为他执一不化，不能通过学习它异、攻治它异而保持两端的张力，结果导致道路阻断、文明闭合。根据焦循的解释，这种不懂得“它山之石、可以攻玉”的一曲之士、一端之士、执一不化之士就是异端。如果攻治这样的异端之学，就会让大道越走越小，终至不通不化，“斯害也已”。与这种自鸣得意的异端小道相对，便是大舜“执两而用中”的大道。只有攻乎它异，才能叩其两端；只有叩其两端，才能一以贯之；只有一以贯之，才能两而化之；只有两而化之，才能导(道)而大之。

如何“大”？或者说，如何翻译？曰：“善与人同。”善与人同，不是通过“接轨”而与人同。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焦循解释说：“惟不同而后能善与人同。”而且，这个不同不是刻意寻找差别、保持差别，而是要善与人同。善与人同，自然善与人异；善与人异，自然善与人同。善同善异是一个善：善，则能同能异，攻乎它异而一以贯之；不善，则不能同、不能异，同则“普遍”、“接轨”，异则“本土”、“特殊”，两家主义虽互不相让，而其为不通不化、执一害道之异端也则一。孟子曰：“取诸人以为善，是与人为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与人为善，仁道也，大道也。惟大道可以大而化之之谓圣：“执其一端为异端，执其两端为圣人”；和而不同是君子，同而不和是小人。和而不同就是善与人异、善与人同。诚能如此，庶几可以不辱《书经》末尾的告诫：“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彦圣，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庶几可以翻异言而为同文。

最后，经过这三层翻译的思考，我们也许可以读懂《论语》的开头为什么是“学而”，“学而时习之”的后面为什么是“有朋自远方来”。大译之道，难道不是在夫子的第一声教导中就已经宣示了吗？难道不是：只有在学习的时候向着朋友敞开，学才能大起来？只有在行道的时候向着远方敞开，道才能大起来？难道不是：必须有赖于大道的生生不息，大学的日新其德，今日否隔不通的人类文化才有可能大而化之，化成天下文明？《易》曰：“物不可以终否，故受之以同人。”否极泰来之际，同人以通天下之志，同文以通天下之义，正是“经典与书写”翻译子系的使命。

经典与书写编委会

献给琳达

致 谢

本书源自于2000年7月在意大利卡斯特罗城(Citta'di Castello)召开的现象学学会(the Collegium Phaenomenologicum)会议期间的一份教案。我受邀在一个为期三周,题献给海德格尔的《哲学献文——从本有而来》(*Contributions to Philosophy [From Enowning]*)的项目中,第一个做讲座,任务是联系《存在与时间》来介绍海德格尔的《哲学献文》。讲演的效果使我相信将它出版会有助益,萨利斯(John Sallis)也建议我将它们扩充成一本介绍《献文》的小书,我对此深表感谢。

我对《献文》的研究始于1989年,正值该书(*Beiträge zur Philosophie [Vom Ereignis]*)作为《海德格尔全集》第65卷出版。当时,我在弗莱堡师从赫尔曼(Friedrich-Wilhelm von Herrmann),他迅即就在他的讨论班上开始讲授《献文》。我对这部艰深著作的理解从他那里受益良多。此后,我也有许多机会与舍恩博姆(Susan Schoenbohm)一同阅读和讨论《献文》,她对眼下这本书的手稿的细致阅读和评论对我帮助最大。一并感谢韦布

2 海德格尔《哲学献文》导论

(Arnold Webb)细致的编辑工作和瓦莱加(Alejandro Vallega)的帮助与支持。

于特拉韦多纳(Travedona)

2002年6月

书名缩写

- B 海德格尔,《哲学献文——从本有而来》(*Contributions to Philosophy [From Enowning]*),埃马德(Parvis Emad)和马利(Kenneth Maly)译,布卢明顿(Bloomington):印地安那大学出版社(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99。
- BaT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Being and Time*),斯坦博(Joan Stambaugh)译,奥尔巴尼(Albany):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6。
- BPP 海德格尔,《现象学基本问题》(*The Basic Problems of Phenomenology*),霍夫施泰特尔(Albert Hofstaedter)译,布卢明顿:印地安那大学出版社,1988。
- C 海德格尔,《哲学献文》(*Beiträge zur Philosophie [Vom Ereignis]*),赫尔曼编(F.-W. von Herrmann),《海德格尔全集》第65卷,美茵法兰克福(Frankfurt am Main):克洛斯特曼(Klostermann),1989。
- GA5 海德格尔,《林中路》(*Holzwege*),赫尔曼编,美茵法兰克福

福:克洛斯特曼,1977。

GA9 海德格尔,《路标》(*Wegmarken*),赫尔曼编,美茵法兰克福:克洛斯特曼,1976。

GA24 海德格尔,《现象学基本问题》(*Die Grundprobleme der Phaenomenologie*),赫尔曼编,美茵法兰克福:克洛斯特曼,1984,第二版。

GA66 海德格尔,《沉思》(*Besinnung*),赫尔曼编,美茵法兰克福:克洛斯特曼,1997。

SuZ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Sein und Zeit*),图宾根(Tübingen):尼迈尔(Max Niemeyer)出版,1984。

目 录

致谢 / 1

书名缩写 / 3

导言 / 1

第一部 从《存在与时间》到《哲学献文》 / 9

前言 / 11

第一章 语言的失效 / 14

第二章 更本源地契入历史 / 40

第二部 《献文》的六道接缝 / 67

前言 / 69

第三章 谐鸣 / 71

第四章 传送 / 82

第五章 跳跃 / 92

第六章 建基 / 102

第七章 未来者 / 124

第八章 最后之神 / 130

第九章 存有 / 137

后记 / 147

索引 / 149

译后记 / 157

导 言

[1]《哲学献文——从本有而来》^①堪称海德格尔继《存在与时间》之后的第二部主要著作。^②该书由一个“前瞻”，一个名为“存有”^③的结尾部分和六道接缝(joinings)或赋格(fugues[Fuguen])组成，它们构建起一种根本性的关联和海德格尔1930年代中期以后的存有一历史之思(being-historical thinking[seynsgeschichtliches Denken])的意旨，即沿着其思想的所谓“转向”(turning [Kehre])前进。有迹象表明，这第二部主要著作的创作计划早在1932年就浮现出来，当时海德格尔正致力于他的文章《论真理的

① 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哲学献文——从本有而来》，埃马德(Parvis Emad)和马利(Kenneth Maly)译，布卢明顿：印地安那大学出版社，1999。德文版：*Beiträge Zur Philosophie (vom Ereignis)*，赫尔曼(F.-W. von Herrmann)编，《海德格尔全集》第65卷，美茵法兰克福：克洛斯特曼(Klostermann)，1989。

②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斯坦博(Joan Stambaugh)译，奥尔巴尼(Albany)：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6。德文版：*Sein und Zeit*，图宾根(Tübingen)：尼迈尔(Max Niemeyer)出版，1984。

③ 参见本书第7页(英文版)注2。——译注

本质》。^① 在他的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迷途、第一个荷尔德林讲演(1934—1935)和他在他的讲座中开始重新思考西方形而上学的开端,即《形而上学导论》(1935)之后,海德格尔在1936至1937年写了《献文》,更确切地说,写了前瞻和六个环节。《献文》的最后一部分“存有”(be-ing)写于1938年,可视为海德格尔尝试重思他在之前的段落中曾着力精心描画的东西。^② 我们发现,与海德格尔的《献文》同时的还有他首次论尼采的三次讲座,他的作品《论艺术品的本源》和讲座《哲学基本问题》。^③ 这些作品[2]显示出这位哲学家这些年来工作于其中的思想背景:重思西方形而上学的开端;通过他对尼采的解读,重思西方形而上学的终结;思考西方思想的新开端,这一思考源起于他与荷尔德林诗作的际会(encounter),^④ 并且通过对语言和艺术的本质的反思寻求其具体的可能性。

但是,如果认为《献文》是简单地从这个思想背景中涌现出来的,就会产生误导。对待这部作品更为恰当的做法是去思考海德格尔如何尝试在这部作品中把一个去基础^⑤的渊源(an abysmal

① 如赫尔曼所写:“……从1932年春起海德格尔已经在筹划《献文》的基本特征。‘从本有而来的’思想并不是始于海德格尔开始写《献文》的时候。这是为什么海德格尔会以如下注释开始他的手稿:‘在这里作为一种构形的一个说明措施被(以暗示的方法)牢牢把握的,是在拖延日久的踌躇中曾隐而不表的东西’”(*进入本有之路——通向海德格尔的《哲学献文》*),美茵法兰克福:克洛斯特曼,1994,第1页)。

② 参见海德格尔,《哲学献文》,编者“后记”。

③ 海德格尔,《哲学基本问题——“逻辑学”的“问题”选讲》。赫尔曼编,《海德格尔全集》第45卷,美茵法兰克福:克洛斯特曼,1984。这个始于1936—1937年冬的讲座可视为构建《献文》的前两个接缝的公开版本,它致力于在其开端和终结处重思西方形而上学。

④ 这个词在本书有动词和名词两种形式,含有遭遇、交流、讨论和争论之意。我们将其动词译作遭遇,名词译作际会。——译注

⑤ 我们把 *abysmal*(*abgründig*)译作去基础,以保持该词前缀的否定含义,参见本书第9页(英文版)注2。——译注